

跨世纪文丛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梅森
著

军

歌

暗蓝的夜幕上能看到白纸般单薄的月，月圆且淡，像被剪好贴到天上的，月旁有若隐若现的星，好多好多。瞅着瞅着，星和月就晃起来，越晃越凶，晃出无数幻影，再分辨不出孰真孰假。后来，真真假假的星和月便倾覆了，重重地，抑或是轻轻地压过来，让她软软地栽倒在地上……

——周梅森《孤乘》

军 歌

周梅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军 歌

周梅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 插页 313 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54—1210—6
I·990 定价:10.80 元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作者小传

周梅森,男,1956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当过矿工、文学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常务理事,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第四届(1985年~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荧屏,1989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国殇.....	(1)
军歌	(90)
大捷.....	(196)
孤乘.....	(304)
跋.....	唐 肇(409)
附录:周梅森主要作品目录	(414)

国 殇

上 篇

—

山头上那片摇曳着枯叶的丛林被炮火摧毁了，一派萧瑟的暗黄伴着枯叶的灰烬，伴着丝丝缕缕青烟，升上天空，化作了激战后的宁静和安谧。残存的树干、树枝在醒目的焦黑中胡乱倒着。丛林中的暗堡、工事变成了一片片凄然的废墟，废墟上横七竖八铺满了阵亡者的尸体。太阳旗在山头上飘，占领了山头的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四处蠕动着。深秋的夕阳在遥远的天边悬着，小山罩上了一层斑驳的金黄。

杨梦征军长站在九丈崖城防工事的暗堡里，手持望远镜，对着小山看。从瞭望孔射进的阳光，扑洒在他肩头和脊背上，粲然一片。他没注意，背负着阳光换了个角度，把望远镜的焦距调了调，目光转向了正对着九丈崖工事的山腰上。

暗堡挺大，像个宽敞的客厅，原是古炮台改造的。堡顶，一根

挨一根横着许多粗大的圆木，圆木和圆木之间，扒着大扒钉。这是新22军312师的前沿指挥所。眼下，聚在这个指挥所里，降了军长杨梦征，还有312师师长白云森并东线战斗部队的几个旅、团军官。军长巡视时带来的军部参谋处、副官处的七八个校级随从军官身边，暗堡变得拥挤不堪。

白云森师长和312师的几个旅团长在默默抽烟，参谋处的军官们有的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失守的山头，有的在摊开的作战地图上作记号，画圈。

外面响着冷枪，闹不清是什么人打的。枪声离暗堡不远，大概是从这边阵地上发出的。零星的枪声，加剧了暗堡中令人心悸的沉郁。

过了好长时间，杨梦征把穿着黑布鞋的脚抬离了弹药箱放到地上，转过了身子。军长的脸色很难看，像刚刚挨了一枪，两只卧在长眉毛下的浑眼珠阴沉沉的，发黑的牙齿咬着嘴唇。铺在军长肩头和脊背上的阳光移到了胸前，阳光中，许多尘埃无声地乱飞乱撞。

杨梦征笑了笑，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了身边的一位高个子参谋：“怎么啦？像他娘做了俘虏似的！我们脚下的城防工事还没丢嘛！都哭丧着脸干啥！”

488旅旅长郭士文大胆地向杨梦征面前迈了一步，声音沙哑地道：“军长，兄弟该死！兄弟丢了馒头丘！”

杨梦征几乎是很和蔼地看了郭士文旅长一眼，手插到了腰间的皮带上：“唔，是你把这个焦馒头给我捧丢了？”

“只怕这个焦馒头要噎死我们了！”

军长身边的那位高个子参谋接了句。

郭士文听出了那参谋的话外之音，布满烟尘污垢的狭长脸孔变了些颜色，怯怯地看了杨梦征一眼，慌忙垂下脑袋。郭士文

扣在脑袋上的军帽揭开了一个口子,不知是被弹片划开的,还是被什么东西挂破的,一缕短而硬的黑发露了出来。

“军长,兄弟的 488 旅没孬种! 守馒头丘的 1097 团全打光了,接防馒头丘时,1097 团只有四百多人,并……并没有……”

站在瞭望孔前抽烟的白云森师长掐灭了烟头,迎着阳光和尘埃走到郭士文面前:“少说废话! 各团还不都一样?! 487 旅 1095 团连三百人都不到,也没丢掉阵地!”

杨梦征挥了挥手,示意白云森不要再说了。

白云森没理会,声调反而提高了:“郭士文,你丢了馒头丘,这里就要正面受敌,如此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吗?你怎么敢擅自下令让 1097 团撤下来?! 你不知道咱们军长的脾气吗?”

军长的脾气,暗堡中的这些下属军官们都知道,军长为了保存实力,可以抗命他的上峰,而军长属下的官们,是绝对不能违抗军长的命令的。在新 22 军,杨梦征军长的命令高于一切。从军长一走进这个暗堡,东线的旅、团长们,都认定 488 旅的郭士文完了。早年军长还是旅长时,和张大帅的人争一个小火车站,守车站的营长擅自撤退,被杨梦征当着全旅官兵的面毙了。民国十九年,军长当了师长,跟冯焕章打蒋委员长,一个旅长小腿肚子钻了个窟窿,就借口撒丫子,也被杨梦征处决了。

郭士文这一回怕也难逃厄运。

军长盯着郭士文看了好一会儿,慢慢向他跟前走了几步,摆脱了贴在胸前的阳光和尘埃,抑着浓重的鼻音问:“白师长讲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想……想过。”

“那为啥还下这种命令? 你是准备提着脑袋来见我喽?”

“是……是的!”

杨梦征一怔,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再说一遍?”

“卑职有罪,任军长处裁。”

暗堡里的空气怪紧张的。

杨梦征举起手,猛劈下去:“押起来。”

两个军部手枪营的卫兵上来,扭住了郭士文。郭士文脸对着军长,想说什么,又没说。

白云森师长却说话了:“军长,郭旅长擅自下令弃守馒头丘,罪不容赦。不过,据我所知,郭旅长的 1097 团确是打光了,撤下来的只是个空番号。军长,看在 1097 团四面多号殉国弟兄的分上,就饶了郭旅长这一回,让他戴罪立功吧!”

杨梦征捏着宽下巴,默不作声,好像根本没听到白云森的恳求。

白云森看了郭士文一眼:“咋还不向军长报告清楚!”

郭士文挟在两个卫兵当中,脖子一扭:“我……我都说清了!”

“说清个屁!明知馒头丘要失守了,为啥不派兵增援!”

郭士文眼里滚出了泪,掩在蓬乱胡须下的面部肌肉颤动着:“师长,你不知道我手头有多少兵么?! 1097 团打光了,我再把 1098 团填进去,这九丈崖谁守?!再说,1098 团填进去,馒头丘还是要丢!为了给 488 旅留个种我郭士文准备好了挨枪毙!要死,死我一个人好了。”

白云森别过脸去,不说话了。

杨梦征被震动了,愣愣地盯着郭士文看了半天,来回踱了几步,挥挥手,示意手枪营的卫兵把郭士文放开。他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走到郭士文面前,手搭到郭士文的肩头上:“馒头丘弃守时,伤员撤下来了吗?”

“全……全撤下来了!兄弟亲自带人上去抢下来的,连重伤

员也……没拉下，共计四十八个，眼……眼下都转进城……城了。”

军长点点头：“好！咱们新 22 军没有不顾伤兵自己逃命的坏习惯。这么艰难，你还把四十多个伤兵抢下来了，我这个做军长的谢你了！”

杨梦征后退两步，脱下帽子，举着花白的脑袋，向郭士文鞠了个躬。

郭士文先是一怔，继而，“扑通”跪下了：“军长，杨大哥，你毙了我吧！”

军长戴上帽子，伸手将郭士文拉了起来：

“先记在帐上吧！若是这九丈崖还打不好，我再和你一总算帐！就依着你们师长的话，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谢军长！”

杨梦征苦苦一笑：“好了，别说废话了，那只焦馒头让他妈的日本人接着吧，咱们现在要按老实脚下的九丈崖，甭让它再滑跑了！”

暗堡里的人们这才松了口气。

军长看着铺在大桌上的军用地图：“白师长，谈谈你们东线的情况。”

白云森走到军长身边，身子探到了地图上，手在地图上指点着：“军长，以九丈崖为中心，我东线阵地连绵十七里，石角头、小季山几个制高点还在我们手里，喏，这里！我 312 师现有作战兵员一千八百余，实则不到一个整编旅。而东线攻城之敌三倍于我。他们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如东线之敌全面进攻，除石角头、小季山可据险扼守外，防线可能出现缺口。石角头左翼是 488 旅，喏，就是咱们脚下的九丈崖，这里兵力薄弱，极有可能被日军突破。而日军只要突破此地，即可长驱直入，拿下我们身后

的陵城。”

杨梦征用铅笔敲打着地图：“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抽点兵力加强九丈崖的防御？”

白云森摇摇头：“抽不出来！小季山右翼也危险，1094团只有五百多人。”

杨梦征默然了，眉头皱成了结，半晌，才咬着青紫的嘴唇，离开了地图。“郭旅长！”

“到！”

杨梦征用穿着布鞋的脚板顿了顿地：“这里能守五天么？”

郭士文咽了口唾沫。喉结动了一下，没言语。

“问你话呢！九丈崖能不能守五天？”

“我……我不敢保证。”

“四天呢？”

郭士文还是摇头。

“我……我只有三百多号人。”

“三天呢？”

郭士文几乎要哭了：“军……军长，杨……杨大哥，您我兄弟一场，我……我又违抗了军令，你……你还是毙了我吧！”

杨梦征火了，抬手对着郭士文就是一记耳光，“啪啪”颤响灌满了暗堡，几乎压住了外面零零星星的枪声。

众人又一次被军长的狂怒惊住了。

军长今天显然是急眼了，在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大抵从未像此时此刻在这个暗堡里这么焦虑，这么绝望，从徐州、武汉到豫南，几场会战打下来，一万五千多人的一个军，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刚奉命开到这里，又被两万三千多日伪军包围了。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新22军危在旦夕，只要九丈崖一被突破，一切便全完了。暗堡里的军官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然而，他们却也同情郭士文旅长，御守九丈崖的重任放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也同样担不了，谁不清楚？九丈崖和馒头丘一样，势在必失。

杨梦征不管这些，手指戳着郭士文的额头骂：“混蛋！蠢种！白跟老子十几年，老子叫你守，守三天！守不住，我操你祖宗！新22军荣辱存亡，系此一战！你他妈的不明白么？”

郭士文慢慢抬起了头：“是！军长！我明白！488旅誓与九丈崖共存亡！”

杨梦征的怒火平息了一些，长长叹了口气，拍了拍郭士文的肩头：“好！这才像我六兄弟说的话！”

郭士文却哭了：“杨大哥，为了你，为了咱新22军，我打！打到底！可……可我不能保证守三天！我只保证488旅三百多号弟兄打光算数。”

杨梦征摇摇头，凄然一笑：“不行哇，老弟！我要你守住！不要你打光……”

偏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一个随从参谋拿起电话，问了句什么，马上向杨梦征军长报告：“军长，你的电话！”

“哪来的？”

“军部，是毕副军长。”

杨梦征军长起到桌前，接过话筒。

“对！是我……”军长对着话筒讲了半天。

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讲的是什麼。不过，军长放下电话时，脸色更难看了，想来那电话不是报喜报捷。大家都想知道电话内容，可又都不敢问，都呆呆地盯着军长看。

杨梦征正了正军帽，整了整衣襟，望着众人平静地说：“弟兄们，眼下的情势，大家都清楚，你们说咋办？”

众军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最后，把眼光集中到

了白云森脸上。

白云森道：“没有军长，哪有新 22 军？！我们听军长的！”

杨梦征对着众军官点了点头：“好！听我的就好！你们听我的，现刻儿，我可要听中央的，听战区长官部的。我再次请诸位记住，我们新 22 军今个儿不是和张大帅、段合肥打，而是和日本人打。全国同胞们在看着我们，咱陵城二十二万父老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咱们不能充孬种！”

“是！”军官们纷纷立正。

杨梦征想了想，又说：“我和众位都是多年的袍泽弟兄了，我不瞒众位，刚才毕副军长在电话里讲：赶来救援我们的新 81 军在辞河口被日军拦住了，眼下正在激战。暂 79 军联系不上，重庆和战区长官部电令我军固守待援，或伺机突破西线，向暂 79 军靠拢。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拼出吃奶的劲，守上三天，情势也许会出现转机，即便新 81 军过不来，暂 79 军是必能赶到的！我恳请众位一定要不吝惜一切代价，守住东线！凡未经军部许可，擅自弃守防线者，一律就地正法！”

“是！”又是纷纷的立正。

杨梦征挥挥手，在一群随从和卫兵的簇拥下，向暗堡麻包掩体外面走，走到拱形麻包的缺口，又站住了：“郭旅长！”

“有！”

“军部手枪营拨两个连给你，还是那句话，守三天！”

“军长……”

“别说了，我不听！”

杨梦征手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

郭士文下意识地追着军长背影跑了几步，又站下了。他看着军长和随从们上了马，看着军长一行的马队冲上了回城的下坡山道。山道上蔚蓝的空中已现出一轮满月，白白的、淡淡的，像张